

姜子牙

长篇历史小说

被奉若神明的姜子牙助周灭商立下奇功，是谋略家的始祖

姜子牙

下



謀略始祖

明遠 著

长篇历史小说

姜子牙

明 亮 著

(下册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十三章 疯狂

只见托盘之中的两物似被油炸过，黄橙橙颜色，并散发着一股扑鼻而来的诱人肉香。待纣王和比干定睛一看，方才认出那盘中两物竟然是一对人手。比干心中不觉大吃一惊。妲己脸上微带笑意道：“臣妾近日忽觉少了一对玉镯，于是私下派人查找，不想是身边一个叫青儿的侍女给偷了去，臣妾一气之下，命人将这奴婢的双手砍下，以做后宫侍女。臣妾曾听人说人肉颇是香嫩，且能滋补。今日便将这砍下的双手用油炸了，以供陛下和比干大人尝个新鲜。”

1. 剿灭纣王最得力的爪牙

文王遂选精兵十万，南宫适为先行，武吉、辛甲为副将，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奔崇城而去。一路上，一行恪守军规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百姓。

这一日，正在行军，前边探马来报：

“启禀大王、丞相，我军已抵崇城。”

文王颌首，子牙下令：

“命三军安营扎寨，谨慎防范敌人偷袭，明日开战。”

是夜，西岐军驻扎在崇城外，兵丁巡逻，一夜相安无事。

次日早，军将个个精神饱满，意气风发，准备对敌应战，子

牙下令：

“大将军南宫适听令。”

南宫适出列，走上前来。

“命你率精兵五千，前去宣战。”

“末将得令。”

南宫适转身出帐，领兵挑战。

崇城内，崇侯虎在朝歌岁朝，其子崇应彪召集众将，商议对敌应战，商议已毕，应彪下令：

“大将黄元济、陈继贞随我出城应敌。这次一定生擒反贼，解上朝歌，听候大王处置。”

正在此时，只听得城门外一员大将高喊：

“崇侯虎快出来受死，如若迟了，杀进城去，打你个片甲不留！”

崇应彪听得此言，暗咬钢牙，怒火上升：

“姬昌逆贼，今番一定要活捉了你。”

一挥大手，率众将官出城应战。

门外西岐军正待继续叫阵，只听得城门嘎吱吱一声响。城门开处，杀出一队人马来，定睛细看，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崇侯虎儿子崇应彪，大将黄元济紧随其后。

南宫适正待开口下令，忽听得旁边一员大将高喊：

“南宫将军，请让末将应这挑战。”

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将辛甲，未待南宫适开口，辛甲一催战马，迎上前来。辛甲正待开口叫阵，只见对方阵营中也冲出一员大将，正是黄元济。

辛甲一见来人是黄元济，便说：

“黄元济，今日且不与你对敌，你只叫出崇侯虎来，我要与恶贼大战三百合。”

这黄元济也是一名大将，岂受得了这种侮辱。只见他并不答话，一催战马，挥舞大刀，直奔辛甲而来。

二人战到一处，真可谓将遇良才，棋逢对手。转瞬间一百多回合已然过去。辛甲心中着急，招式却一点未乱，暗地里一动心机，卖了个破绽。黄元济不知是诈，一见大喜，挥刀直上，辛甲瞅准空档，挥手一支紫金镖迎面打来。

黄元济一刀出手，收不住阵势，眼睁睁看着紫金镖打来，无法躲闪。这一镖正中左胸部，黄元济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，硬是撑着没掉下马来。这里辛甲哪里还容他反击，回手一刀，将黄元济劈下马来。

西岐兵了一见，一齐拥上前来，砍下首级，得胜回营。

众将士带着黄元济首级来至帐内，向子牙报喜，子牙一见，甚是高兴，传令犒赏三军。

崇应彪带着人马回城，出师不利，甚是气恼，拍案大叫：

“好个姬昌逆贼，敢杀朝中大将，真是反了，待我明日出战，一定与你决一雌雄，为黄将军报仇！”

次日早，崇应彪带领大队军兵冲出城来。早见文王一千人马排出阵来，气势雄伟，煞是可观。

崇应彪一见文王，开口便骂：

“姬昌，你个反贼！你不好好尽忠朝廷，反来侵我疆界，是何道理？”

文王开口回道：

“崇应彪，你父子恶贯满盈，陷害忠良，犯下滔天大罪，今日伐你，是替天行道，为百姓除害！”

子牙见此情景，忙对文王说：

“大王，不必费口舌与他争论。南宫将军，前去应战。”

南宫适领命催马上前，与崇应彪战在一处。这边武吉、辛甲

一见此景，跑上前来助战，与崇兵战在一处。就见刀枪并举，金锣齐鸣。终是西岐势强，渐渐胜负已见分晓。

崇军大将连连被斩于马下，崇应彪一见，心慌不已，手脚已乱，西岐军愈战愈勇，把个崇军杀得鬼叫连天。崇应彪方寸大乱，不得已鸣金收兵，一千人马败进城内。

子牙传令不必追赶。西岐大军得胜回营。大帐内，君臣共贺，子牙对文王说道：

“大王，照此阵势，明日我们便可乘胜追击，下令攻城。”

文王微一沉吟，道：

“丞相，若是攻城，便会伤及无辜百姓，本王此次前来，是要救民，这一攻城，只怕是弄个玉石俱焚，给百姓带来一场灾难。”

子牙听到此，暗自沉思：

“文王仁义之心，不肯伤及百姓，但若灭崇侯虎，势必要攻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子牙回至自己帐中，愁闷不语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遂披衣起身，来至案前，苦思冥想始终不得良策。

这一日，西岐军忽见远处尘土飞扬，探子报过，却是崇侯虎、崇黑虎兄弟二人奔崇城而来。不久大军即兵临崇城外。

守城的喽啰见二君侯到了，忙派一人飞奔去禀报崇应彪，其余人等则大开城门，出来迎接。

城门开处，崇应彪已经得报，骑马飞奔而来。

“父王、王叔，请恕孩儿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。”

“不必多礼，进城再叙。”三人在众人簇拥之下进城。

落座，重新行礼。崇应彪便把城内损兵折将之事一一述与崇氏兄弟。

崇侯虎沉吟片刻方说道：

“二弟，你看此事如何是好？”

“王兄，不必惊慌，待明日小弟出城去会一会这群贼子，再为定夺不迟。”

“也只能如此了。如此有劳二弟了。”当下，崇应彪备酒席与二人接风，宴罢众人皆去歇息，只等明日一战。

次日清晨，子牙已率众将前来叫阵。崇氏叔侄前去应战，崇侯虎坐阵城中。

崇黑虎私下观看西岐阵营，只见战旗飘舞，将士们精神焕发，正中间一白袍老者，正是子牙是也。虽是敌我双方，崇黑虎也不得不暗挑大拇指。

正对峙之中，只见西岐军中冲出一员大将，正乃南宫适是也。南宫适开口说道：

“崇将军，纣王无道，残害无辜，你还是弃暗投明吧！”

崇黑虎也不答话，一催战马，与南宫适战在一处。二员战将直战得天昏地暗，却也未分胜负。

南宫适毕竟身经百战，经验丰富，卖个破绽，回手一刀刺中崇黑虎战马马腿。崇黑虎一个踉跄，摔下马来。早有西岐兵士一拥而上，将崇黑虎绑了。崇应彪一见如此，吓得往城中逃去。子牙传令，穷寇莫追，遂鸣金收兵。

子牙帐中坐定，命人把崇黑虎押上来，崇黑虎来至殿上，傲然不驯。子牙见状，下得台来，亲自为其松绑，并派人搬座。崇黑虎甚为惊讶，不知子牙此举何意。等他坐定之后，子牙说道：

“崇将军受惊了，如此待您实不得已。将军可知纣王无道，杀害忠良，残杀百姓，如此昏君如何再保。且文王贤德明良，仁爱百姓，将军何不投靠西岐门下，救百姓于水火。”子牙一番说得中肯中听，那崇黑虎本是性情中人，侠义之士，加上子牙晓之以礼，行之以情，遂拜在子牙帐下，单等机会来时，人崇城劝说

兄长，一同归于西岐。

这一日，子牙与崇黑虎计议已定，由崇黑虎去劝服兄长，如若不成，便与西岐军里应外合，一举攻破崇城。一千人等依计行事，谁知那崇侯虎果然誓死不降，不得已崇黑虎只得飞鸽传书与子牙，里应外合，攻下崇城。

众人将崇侯虎元配夫人及女儿一并押来，一行人行至文王大帐。

文王一见崇侯虎等人被绑，心中甚是不悦，要想说话又不知如何开口，一时间甚是尴尬。

子牙见状，忙下令武士斩了崇侯虎父子首级。文王欲待阻拦，已是不及。

不多时，刽子手将被斩首级提上殿来，文王一见，心中大骇。子牙素知文王仁爱，但崇氏父子若不斩，必留后患。因此才下了令，文王见事情已然如此，便也无话可说。

崇黑虎上前问子牙：

“丞相，吾兄长元配夫人如何处置？”

“依然留在崇城内，衣食住行由你负责。”

“是。”

不日，文王等人起程回西岐，崇城就交由崇黑虎管理。

文王等回朝之后，修整了一段时间。这期间，子牙闻报，西岐西部有一小城密须，由朝廷将领乙元统率。这乙元乃是一员武将，生性残暴，为害百姓。

借着远离朝歌，且朝中已乱，称霸一方，城内百姓苦不堪言。子牙本是正直之人，岂容得了这种贼子作乱？

遂择一日向文王奏明。文王本乃圣贤之人，视百姓如子民，也不愿看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君臣商议，决定由子牙带兵十万，剿灭贼寇。

子牙率领南宫适、武吉、辛甲等一千人马，出了西岐，直奔西北部而来。

这一日傍晚抵达目的地，子牙传令，安营扎寨，休息一晚，明日开战。

次日清晨，南宫适率领众将官前去叫阵。

密须城内百姓听得西岐军前来，早已欢欣不已，反叛之心逐渐强烈。这其中有一位领头人物，名叫张振。这张振是穷人子弟，早对乙元压迫心怀不满。遂暗地组织百姓，准备到时来个里应外合，一举消灭乙元。

南宫适来叫阵，乙元已然害怕，却不得不派人前去应战。

乙元环顾左右，见众将都低着头，往后退缩，不由得怒火上升。一拍桌案，叫道：

“尤辛听令，今派你带精兵五千前去应战，不得有误。”

只见众将中慢步走出一中年将领，尖嘴猴腮，面容丑恶。战兢兢答道：

“末将……末将尤辛得令。”

乙元一见他那个样子，气便不打一处来，又是一拍桌案，喊道：

“快去！”

这一下尤辛倒是溜得特快，几步走出大厅。众人见此情景，都松了一口气，如蒙大赦。

尤辛带领人马冲出城来，见西岐军阵势威严，正气凛然，早已吓得开不了口。

南宫适见此，微微一笑，言道：

“尔等不必害怕，我们不杀无名鼠辈。你们还是速速回城，叫乙元前来受死。”

尤辛见此情景，暗自想道，我若硬拼，只怕无命可活，不如

回去叫我家主公出来，或许有一命可活，想至此，开口喊道：

“对方何许人也，竟敢口出狂言，待我回禀我家主公，再来战你不迟。”言罢，急忙率兵溜回城内，城门紧闭。

这边武吉已然急了，向南宫适说道：

“南宫将军，不如我们杀进城去，那才痛快。”

“武吉，你只图痛快，城内百姓岂不遭殃，我们是来救他们脱离苦难，而不是残害他们的。”

南宫适一席话说得武吉面红耳赤，低声说道：

“是，南宫将军，属下考虑不周。”

且说尤辛进得城去，直奔议事厅，急急跪倒说道：

“主公，敌人对您颇为不敬，出言辱驾，且无论如何不与属下交手，只是让您出城去受死。”这尤辛添油加醋，如此这般说了一通，把个乙元气得七窍生烟，一怒之下，率众将官一齐出城应战。乙元这一走，城内可就空了。张振见时机已到，忙组织百姓，伺机杀出城去。

“乙元一行人马来到城外，言语不多，那边武吉便一马当先，杀将出来，与乙元战到一处。想那武吉乃姜子牙之徒，有勇有谋，既能斗勇，又能斗智，使个技巧，便将乙元一枪刺下马来。

密须那边一见主将被杀，登时乱了阵脚，四处逃散。此时，张振也率人杀出城来，里应外合，把个密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奔逃，子牙下令，不必追赶。

南宫适引张振拜见子牙，子牙见他年轻有为，便把密须城交给他掌管。张振趁机言道：

“丞相，自从朝中大乱，四夷重又崛起，南边洛城已被边陲部落占领，首领名叫桑干。”

子牙暗想：祸乱既起，如不及早压制，恐怕日后更难制伏。遂传令：

“众将官稍作整顿，不日挺进洛城。”

子牙又自写书信一封，言明战事，即刻派人送往西岐。

洛城地处险隘，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攻得下的。

子牙一面派探马前去打探地形，一面与众将商议如何破洛城之事。那洛城首领桑干也是狡猾奸诈之辈，闻听西岐军要来征伐，更加紧防范。

这一日，子牙率大军前往洛城，准备一举攻下之。

来至洛城城门外，只见城门紧闭，防守严密。虽是敌对双方，子牙也不得不暗自称赞其防范之严密。

子牙命南官适前去宣战。城门开处，冲出一员大将，虎虎生威。此人乃是桑干得力助手乌齐诺，勇猛过人。

辛甲前去应战，两人交战，不多时已是百多回合，丝毫看不出谁强谁弱。辛甲虽是名将，那乌齐诺也是勇猛过人。

且说两人不分胜负，辛甲心中暗自着急。只得乘机偷发紫金镖。乌齐诺一个失神，没能躲开，正中右手腕，手中大刀当啷坠地。这乌齐诺也是机智，兵器脱手，赶紧拨转马头，退回本阵，一行人马回城去了。

子牙下令鸣金收兵，回至帐中，召众将官前来，商议破城之事。子牙问道：

“南官将军，这敌手确实强悍，万不可掉以轻心，你看如何？”

南官适走上前来，答道：

“丞相，敌手大将确实厉害，但却不足为患，至于桑干本人，微臣足可以抵挡。现下为臣有一计策，不知可用否？”

“快快说来。”

“明日交战，一定要引出桑干，然后末将将其引至别处交手，丞相引众将官杀进城去。正所谓群龙不可无首，主将不在，想他

们将不战自乱。丞相以为如何？”

“将军好计策，明日就依将军之计。”于是子牙下令众将各尽职守加紧防范，以免敌人来偷袭。

且说洛城之内桑干也在召开军事会议，商议如何对付西岐军。桑干并非无能之辈，他为人剽悍、奸诈、有勇有谋，如若是良善之辈，一定会有所作为。怎奈他一心称霸一方，行径残暴，欺压百姓，所作所为，人所共愤。

桑干与众将围坐在议事厅内。只听桑干打破沉默说道：

“众将，西岐军兵围城下，我们该如何应敌？”说完，扫了厅下一眼。

“大王，我们明天出城跟他们拼了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们。”一名小头目有恃无恐的喊着，厅下应和之声四起。

桑干眼光一扫，开口问道：

“怎么个拼法，你们有把握吗？”

厅下顿时噤声，小头目们面面相觑，却没有一人再敢出来说话，厅里顿时沉寂，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突然，乌齐诺走上前来，朗声说道：

“大王，明日还是派我去作战吧，我一定将功补过，报这一镖之仇。”

桑干一见乌齐诺忠勇，心里颇为感动，却又怕他伤重不能应战，没办法只好自己出城作战了。众将见主帅表态，便无话可说了。

这一夜相安无事。次日一早，旭日东升，两方人马已对峙阵前。

桑干催马上前，喊道：

“对方何许人也，报上名来，本王不杀无名之辈。”

南宫适也催马前来，厉声问道：

“我乃西岐南宫适，快叫桑干出来受死。”

这桑干一听，一边催马向前，一边喊道：

“我就是桑干，来来来，吃我一记飞龙刀。”

声到刀到，一把大刀带着虎虎风声，向南宫适迎面劈来。南宫适策马一闪，轻巧地躲过这一刀。随即拨转马头，跟桑干战到一处。几十回合下来，南宫适心中已有把握。两人战得正酣，南宫适卖个破绽，掉转马头就走。桑干两腿一夹马腹，追了过去。

子牙见时机已到，忙击鼓进军，和犬夷人马战到一处。不多时已见分晓，西岐军占了上风，乘胜进军，一鼓作气，冲进城去。乌齐诺受伤在城内休养，但见西岐军冲杀进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辛甲一马当先，跟乌齐诺打了个照面。乌齐诺一见仇人分外眼红，冲上前来和辛甲战到一处。那乌齐诺虽有伤，却拼了死命，一时之间，辛甲竟拿他无可奈何。这时武吉也杀上前来，一见如此情景，便高喊道：

“辛将军，我来助你。”

那乌齐诺虽是勇猛，但战一个辛甲已感吃力，再加个武吉，不行了。一个不留神，乌齐诺被辛甲一刀斩于马下。小喽啰们见乌齐诺已死，都四处逃散，谁也顾不得谁了。辛甲下令，凡逃跑的，一律不予追赶截杀。不一时，城内敌人已被消灭干净。姜子牙命武吉换上西岐旗帜。

回头再说南宫适与桑干。二人奔至一林间空地。南宫适猛然勒住马头，扬声说道：

“好匹夫，这次定叫你有来无回！”说罢，催马上前，又与桑干战到一处，二人正斗得酣，忽听得一阵鼓声传来。桑干一惊，抬头观看，只见洛城上空正飘舞着西岐大旗。这一分神，给了南宫适一个机会。南宫适一刀猛劈过来，桑干人头骨碌碌掉下地来，两只眼睛睁得很大，好像颇不甘心。

这一战打得甚是精彩，子牙传令犒赏三军，歇息一日，次日班师回营。

子牙回至西岐，向文王奏明一切。文王听后，心中甚是高兴，忙派一得力人手至洛城，管辖其地。

随后，眼见朝歌对于西岐的这一系列举动并没有什么反应，姜尚便知道纣王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潜在的威胁，而是仍旧耽于饮酒作乐之中，便建议文王兴兵攻占了丰邑并把都城迁到那里，抢占军事上的要地，锋芒直逼朝歌，等待时机成熟，灭掉大商暴政。

2. 纣王鸳鸯梦重温

虽然纣王一直沉醉于饮酒作乐之中，但后宫其实并不安宁。自从姜王后惨死之后，后宫就一直笼罩着一层阴云，每个嫔妃、美人以至于每个宫中的侍女，在她们的心头都重重的压着一块石头。她们无一不在为自己那纤弱的生命而担忧，她们的脑海里，会时刻浮现着一个可怕的影子，那就是苏妲己，一个貌若天仙又心如蛇蝎的女人。

苏妲己是一个永远都不知满足的女人，每天的歌舞升平，饮酒作乐，对于她算不了什么，她时刻在需求着新的刺激，她有着强烈的权力欲，这种强烈的权力欲在姜王后死后变得愈加强烈，她要做她梦寐以求的王后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

这一日，正是寒冬腊月，纣王同妲己正设宴淫乐于鹿台之上。

忽然间，乌云从西边天空卷来，凛冽的北风呼啸而起。顷刻，已是梨花乱舞，瑞雪纷纷。那雪似银珠，似柳絮，像琼花，

像梅花，挥洒而下，鹿台之上已是雪白一片，像是铺了一层银粉。

于是，苏姐已起身，盈盈拜倒于纣王膝下，贺道：“恭喜陛下，你看这瑞雪飘飘，正预示着今年乃一吉年，必定国泰民安，成汤江山万世不衰。”

纣王一听此言，不禁龙颜大悦，喜不自胜，忙扶起姐已道：“御妻真是贤德，时刻不忘国家和百姓，朕坐天下，万民乐业，风调雨顺，八方宾服，八百镇诸侯尽朝于商，加之有爱妃你在后宫辅佐于我，何愁商朝大业不千秋万代啊！”

姐已心头暗自一喜，于是脸色一变，脸上显示出哀怨之色，嗔怒道：“妾身在后宫，只不过是陛下的一个妃子，名不正，言不顺，又凭什么辅佐陛下，只怕多说几句话，就已遭人怨恨了。”

“有朕在，谁又会对爱妃无礼呢！何况朕对爱妃的话不是言听计从吗？”纣王一边说，一边爱抚地拍打着姐已的肩头。

姐已还想说什么，但心头一动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纣王吩咐侍女取来皮袍，两人各披了一件。雪越来越大，纣王和姐已更是酒兴大增，又叫了宫中舞女数名，让她们在雪中舞将起来。

几名舞女确实舞得好看，洁白的雪花随着那粉红色的舞衣，在风中飞旋，恰似一只只仙鹤在柳絮之中盘旋，舞女们的脸在雪光的反射下显得异样的娇媚。

姐已看着纣王那痴迷的样子，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

转眼间，春暖花开，万物吐绿，明媚的阳光照在豪华、庞大的后宫，给这让人心寒的后宫有了些许温暖和生机。宫中的奇花异草，也纷纷争芳斗艳，尽情舒展于暖暖的春风之中。

纣王与姐已自是在宫中日日作乐，夜夜欢娱，哪里还顾得上

国家政事。

这一日，纣王与妲己来到后花园赏花。这后花园的确是一个好地方，鲜花、流水、楼台、小桥……园中遍种奇草异花，浓郁的香气阵阵袭来；到处畜养着珍禽异兽，啼叫之声嘹亮婉转。

纣王手揽着美人妲己走在花园中，周围的花香沁人心脾，妲己痴痴地笑着。一班少女在花丛中翩翩起舞，如仙女一般。侍女端上美酒，于是妲己与纣王对饮起来。酒香与花香交融在一起，又有美人相伴，美景可看，纣王沉醉在这酒色之中。

玩乐多时，纣王并未上辇，而是携着妲己徒步回宫。长久地与这女人厮守在一起，他已经有了些厌倦，他要趁着夜色另觅新芳。

月色下，花草的香味愈加浓重，长长的回廊，朦胧的花影，清清的池水，皎洁的月光，使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如诗如画。

妲己早已有倦意，走不多时，就喊累了。纣王让妲己乘自己的龙辇先回宫歇息，自己留下几个侍女陪伴，独自步行，他有自己已打好的算盘。

妲己见纣王独自留下，开始还有些嗔怪，但转念一想：谅你也不敢背着我妲己另觅芳泽，何况后宫之中谁不对我这第一宠妃惧怕三分，看她们谁敢勾引圣上。于是告辞纣王，欣然回宫去了。

这下可喜坏了纣王，他如逃脱牢笼的野兽，开始急切而兴奋地寻找。

忽然一股奇香袭来，且甜美无比，纣王顿时心情一振，抬眼一看，见一白色的楼阁透出明亮的烛光，楼阁旁的桃树已花团簇簇，粉红一片，纣王开始还疑为桃花的香气，走近了，才发觉这香气是由楼上飘下来的。

纣王来不及多想，急忙扶着楼梯的扶手上了楼，烛光之处不

时传来女子的嬉笑之声。纣王更加耐不住性子，快步来到那透出烛光的窗子前，眼前的景象使他的眼瞪大了。

屋内装饰一片粉红，在墙角一只青铜做的小香炉填满了香料，这时香料已经点燃，散发着袅袅的烟雾，这香料燃起来香气馥郁，几乎让人窒息。

但是，这一切并未能引起纣王帝辛的注意，让他心醉如泥的是屋子中央仰躺在粉红色地毯上的女人。

这女人长得樱桃小口，香脸桃腮，肌肤如雪，脸似朝霞，光莹娇媚，楚楚动人，活脱脱一副海棠丰韵。

这女人纣王认得，正是他以前最为赏识的宠妃——于妃。

这时，于妃身旁两名侍女正拿了鲜花沾了水，在为她擦身，两名侍女动作极轻柔。

于妃那绸缎般的肌肤又细又嫩，似装着香醇的琼浆，从头到脚，风情万种，尽显女子曲线之美。

于妃如此一番，又是燃香料，又是擦身，全是为了身体保持一种香味，以待有朝一夜能取悦龙颜。

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今日纣王恰巧路过，赶个正着。

纣王这时又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他倏地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于妃见是盼望已久的主上驾临，一时间又是惊又是喜，眼见果真是活生生的纣王站在身前，便急忙站起身来，身上的花朵簌簌落下，一阵清香直奔纣王，两个侍女见纣王已来，急忙退了下去。

于妃这时粉腮边已挂满了欣喜的泪珠，她已压抑了太久，自从失宠后，她向往过去美好的生活，她向往过去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。

“陛下，你可想死臣妾了，你可知我在这清凉的小楼上是何